#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科技创新怎么干？

当前，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。这一过程中，科技创新成为提高生产效率、提升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助力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科技创新如何带动产业发展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如何强化等也是热议的话题。

新质生产力要靠原始创新

当前，我国很多产业链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前端的科技创新力量。

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今年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。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
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支出33278亿元，比上年增长8.1%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.64%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21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9.3%，占R&D经费支出比重为6.65%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5.25万个项目。

虽然研发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逐年增加，但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、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，需要多措并举，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认为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让科技创新贯穿每一个发展环节。

黄勇平今年就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出建议，他在调研中发现，实验室的研究成果，很多企业无法直接拿来用，也不愿投钱进行转化。黄勇平认为，针对这个问题，政府的投入还是太少，建议出台全国层面的转移转化政策，加大资金投入，通过政府引导资金，撬动社会资本加入，同时培育更多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人才，更好推进实验室成果的社会化利用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表示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关键在于加强科技创新，特别是原创性、颠覆性科技创新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
邓中翰表示，新质生产力要在原创性、颠覆性的底层技术创新上寻找答案。例如，人工智能芯片的架构和技术创新能够大幅提升计算效率，支撑人工智能为各行各业带来颠覆性创新，助力培育新的模式、业态和动能，这些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现。希望有关部门构建国家级创新平台、发展标准化生态，对于人工智能芯片等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、企业加以精准扶持，为硬科技公司的技术攻关提供更多支持。

在3月4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，大会新闻发言人娄勤俭介绍，近年来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交叉融合创新、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，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。中国主张，开放合作才是探索科技前沿、推动科技发展的正确选择，科技竞技场应遵循科技发展规律，符合市场经济规则。搞“脱钩断链”“小院高墙”只会阻碍全球科技进步，损害全球产业发展，拉大全球发展鸿沟。

“只要我们坚持自立自强，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。任何一项已知的技术，要卡是卡不住的，最多就是时间问题。”娄勤俭说，关键是我们要加强科技知识产权的创造、应用和保护，我们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并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，而是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，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，共同推进基础研究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，更好增进人类福祉。

娄勤俭介绍，下一步将研究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，特别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有关伦理、道德、安全等重要问题，不断完善科技法律体系。

加强企业主导地位

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明确部署，企业从“技术创新主体”转变为“科技创新主体”，这一转变也对企业参与科技活动有了更高要求。

目前，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逐年增长，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待加强。

根据此前发布的《中国研发经费报告（2022）》，从领域上看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费主要用于内部支出，外部支出经费少。行业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差距悬殊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支出规模最大。

在基础研究方面，企业执行基础研究经费不足是中国基础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。2020年，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占比仅为6.52%，同期美国基础研究企业执行比例达32.14%，日本这一数据是47.07％。

“很多企业还没意识到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性。”《中国研发经费报告（2022）》撰写者、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孙玉涛告诉第一财经，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经的发展过程，“企业在还未到领先水平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去学已有的领先技术，但是一旦进入了‘无人区’，就必须自己去做一些前沿的东西，因为没有前人可以学习。”

今年全国两会，民进中央就计划提交一份《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的提案》。

该提案指出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础。为此，民进中央在提案中建议：一是强化企业在创新链中的主导权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；二是营造产业创新良好生态，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；三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，推动创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与流动。

例如，鼓励企业牵头与科研院所共同找准“真”问题，规划技术路线、推进技术产业化、设立联合基金，跨越成果转化“死亡之谷”。强化企业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权，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路线设定、研发投入、科研组织模式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的主体作用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。加大企业在政府科研基金和项目设置中的参与度，让更多企业参与到基础研究、技术创新等科技创新活动中。鼓励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。

第一财经2024-03-04